

《尚书·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为什么要闰月才能定四时，才能成岁呢？这是因马周天三百六十度，日行一度时，月行 $13\frac{7}{19}$ 度，如果没有闰月，则三年差一个月，九年差三个月，即会以春焉夏；十七年差六个月，则会四时相反。

商周时代，磨法未密，闰月都在岁末。秦代以十月焉岁首，所以闰月称焉后九月。汉初还沿用秦旧法，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历以后，才改焉以无中气的月份焉闰月。为什么要以无中气的月份焉闰月呢？这是由于阴阳昏的矛盾使节气常常落在月份的后半。中气本该在月之十六日，逐渐移到晦日（二十九日或三十日）。这样阴阳历矛盾到了极点，就要在这里安置一个闰月。闰月的节气在月之十五日，那么这个节气后面的中气应在下月朔日，所以说“闰月无中气”①。

九、岁差

由于太阳和月亮的引力对于地球的作用，使地轴在黄道轴的周围作圆锥形的运动，慢慢地向西移动，这就使春分点以每年约五十秒的速度向西移行②，这种现象叫岁差。

首先发现岁差的是晋代天文家虞喜，后来南朝宋何承天、南齐祖冲之、隋刘焯、唐僧一行沿用其法，而使其更加精密。

古人发现岁差，是由于观测到节气的日鉴和中星随时代而不同。《尚书·尧典》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礼记·月令》说：“仲冬之月，昏东壁中。”究竟是谁对呢？两种说法都对。因为《尧典》讲的是殷末周初的历法。《月令》讲的是周代的历法，相距数百年，冬至的中星自然不同了。据《协纪辨方书》，清代冬至的中星又移

① 这是一般的情况。闰月也可能有中气，那是例外。

② 周天360度，每度60分，每分60秒。

到危宿。这都证明了歲差。殷时春分日跃在昴，清代春分日跃在室，相距三千多年，日跃变化自然也很大。

懂得歲差，对阅读古书的帮助很大。《尚书·尧典》：“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偶孔传的作者不懂歲差，只能含糊地解释说：“鸟，南方朱鸟七宿，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火，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可知”；“虚，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之三节。”孔颖达沿用这种错误的解释。惟有马融、郑玄认马“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虚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才是得其正解。宋蔡沈《书集传》引用唐僧一行的歲差说，证明尧时以鹑火焉春分昏之中星，大火焉夏至昏之中星，虚宿马秋分昏之中星，昴宿马冬至昏之中星。科学进步，解决了古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夏小正》所讲的中星，和《尧典》所讲的中星相似。有人根据《夏小正》和《尧典》所讲的中星去解释《诗经》的中星，则又陷于错误。《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有人解释说：“火，或称大火，星名，即心宿。每年夏曆五月，黄昏的时候，这星当正南方，也就是正中和最高的位置。过了六月就偏而向下了。这就叫做流。”这是根据《夏小正》和《尧典》来解释的。《夏小正》说：“五月初昏大火中。”《尧典》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因为周代的中星已经不再是夏代的中星了。戴震说：“据周时季夏昏火中，故孟秋之月初昏已过中，但见其西流耳。若《尧典》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之‘五月初昏大火中’，则流火自六月矣。此虞夏至周。歲差不同也”①。

① 见戴震《诗补传》。

中国天文学家发现葳差,比西洋焉早,这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之一证。我们研究古代汉语,同时要研究古代唇法,而研究古代磨法,同时要研究天文。这是对研究古代汉语的人较高的要求。

(十七) 古汉语常用工具书

我们在阅读古汉语作品时,常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需要借助于工具书。我国从汉代起,就已经开始编纂工具书,经过历代的编纂,名目相当繁杂,数量也很多。在本书上册“怎样使用字典和辞书”一节里,已经谈到了一些常用的字典和辞书,这里再进一步把阅读古汉语作品常用的其他工具书作一些简单的介绍,主要是与查阅古代字词、典故、人名、地名、书名、年代有关的常用工具书,其他就不一一罗列了。

1. 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编,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写成初稿,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才定稿献上。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比较完备的字典,共收字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另有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个。

许慎是当时的著名古文学家。东汉时一些今文学家对儒家经书随意解说,并且把隶书看成是“古帝先王之书”,不能改易。许慎为了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就搜罗小篆和各种古文字,编成《说文解字》,帮助汉字的结构和发展的情况。虽然今天看起来,在他的说解中也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但是总起来看,他是尊重汉字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事实的,治学态度也是严谨的,他对汉字的说解,大部分是可信的。

《说文解字》收录了汉代能见到的古文字,是研究古汉语和古文字学极重要的资料。书中所收的字都是先列小篆形体,然后

进行说解，每字先说字义，后释形体。例如：

气 (气):云气也。象形。凡气之属皆从气。

男(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凡男之属皆从男。

部 (诛):讨也。从言朱声。

毒 (奉):承也。从手升丰声。

“气”和“男”在《说文解字》中都是部首，凡是部首的字最后都注明“凡某之属皆从某”。由于许慎的收集和整理，使得一大批篆文形体能够有系统地保存下来，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汉字形体演变和古今字义变化的基本情况，这是许慎在历史上的一大功绩。

许慎所说解的字义，实际上就是他认为的本义。他根据篆文的字形说解，大部分是可靠的。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古文字材料不足，也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例如“焉”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象手牵着一头象，本义应该是劳作，引申焉“作马”的“焉”。许慎没有见到甲骨文和金文，只根据小篆把“焉”字解释焉“母猴，从爪”等等，就是完全错误的。

许慎对篆文的形体构造加以分析和归类，从中概括出五百四十个偏旁作马部首，把《说文解字》所收的九千多字分别列入五百四十个部首中去，这也是他的一大创造，对后世的检字法有深远的影响。由于是首创的工作，对部首前后次序的排列以及同部首的字前后次序的排列还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大致说来，《说文》部首的排列是尽量把篆文形体相近或相关的部首放在一起，如“人、匕、从、比、北”；同部首的字是尽量把意义相近的字放在一起，如“言”部的“讠、讥、诬、诽、谤”。这种排列方法本来就很难贯彻到底，何况许慎也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办法。因此，和后世工具书比较起来，从《说文解字》中检字，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不熟悉篆文形

体和五百四十部首，可以说是无从下手。清代一些研究说文的人焉了便于查检，就根据《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部首按楷书形体把《说文解字》所收的九千多字重新加以排列，注明见于《说文解字》何部首第几字。其中比较通行的是黎永椿《说文通检》。近几十年影印出版的《说文解字》大都附有《说文通检》或另编索引，这对我们查检《说文解字》就方便多了。

清代研究《说文解字》之风盛行，给这部书作注疏的人很多。有的着重于研究字的形体，有的着重于研究字的意义。比较重要的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桂馥《说文义证》和王筠《说文句读》四家，其中以段、朱两家影响最大。段注引证古书，从字形和字义两方面对《说文》所收的每一个字都加以诠释，对我们了解字义的来源很有帮助。初读《说文》的人更可以凭藉段注读懂原文。朱书对《说文》每一个字字义的来源和发展都有较细致的分析，引用了大批古书中的材料，实际上可以作焉一部字典来使用。但朱书根据他所研究的上古韵部将每一个字重新分类排列，不再采取部首排列的办法，如果不懂古韵，检查起来，就更加不便了。我们查阅《说文解字》时，应该学会使用这两种注本。

2. 经籍纂话

清阮元主编，书成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这是一部专门收集唐代以前各种古书注解的字典，每字之下，罗列唐以前个别唐以后各种古书注解和文字学专著对这个字的解释，解释相同或相近的放在一起。我们阅读唐以前的古书，想要知道唐以前对某一个字有哪些不同解释，研究其得失，使用《经籍纂话》最方便。下面以“诛”字焉例介绍该书的体例(图版见下页)：

唐以前各种古书注解中对“诛”的解释基本都收罗在这里，不同的解释分项用圆圈隔开。每项下先引解释，然后列举出处。例如“诛，责也”，这项解释见于《左传·庄公八年》“诛履于徒人费”一

句下的杜预注等等。原书马了简省篇幅，对各家注解都用了简称，如《左传》的注即指晋杜预所做的注，详见原书凡例，这裏不再一一列举。

根罪故戮非 | ○ 齿 淮 | 责查注无周语
 枝及以之注杀 | 路 南责也也孔有语公年「
 叶余惠名 0 也 伤 马 时让周广僖¹ 翟治传责
 尽人! 荀 | 广也有话则也礼雅专焉入长! 也
 落日患子戮雅易¹ 阿周司释注注来于求左
 也 | 注仲圆程杂注个上醴救话又又 | 子无氏
 罗¹ 0 泥 策 话 卦 卷乱大掌一管汉杀与厂注
 名株 | 交秦一傅七法率万 ○ 子清潭何注八
 释也灭王策又明循; 者八民「大董伯 | 定年
 丧如也 | 曲国洿哥¹ 日之鹄国仲注集十傅
 制株易四挠策! 热 处注 | 衰责反舒音解年¹
 木杂注而秦也礼 ○ 以恶也「傅恶引傅展
 卦 ○ | 策注记 馭过白履集臣孔有于
 传 | 注使又杂陈哥其失虎于注 | 注司徒
 释除⁰ 复释记 冻也过而通徒又于又若人
 文也 | 姚文不 , 礼注! 诛人后杨皇 | 费
 引圆者贾引敢去己⁰ 让伐费漠干疏之注
 荀语讨而陆辟 曲 | 之 ○ 注献注又注襄
 注晋伐 I 注 礼 治 注 | 0 帝吴固又州
 ○ 薛杀韩口注 上也⁰ | 1 纪语语论

由上举例就可以看出，《经籍纂话》只是把唐以前注解罗列出来，并不根据自己的见解有所取舍，因此引用材料比较丰富全面，这是它的主要优点。但是材料繁杂，精燕并存，主次不分，也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的不便。唐以前的注解并不一定就正确，通过《经籍纂话》可以把各种解释放在一起比较，就容易判断各家的得失。通过比较，有时还可以看出古代词义演变的线索。例如“诛”字，唐以

前注解主要注焉“责也”、“治也”、“罚也”，注焉“杀也”、“戮也”的比较少，这可以帮助“诛”字在上古主要是“责罚”的意思，“杀戮”可能是比较后起的意思，到现在则已成焉“诛”的主要意思了。

《经籍纂话》不但收古书的注解，也收古代典籍中直接对字所做的解释。例如“诛”字第二项“责也”，引自《广雅·释诂一》：“数、涿、读……诛、过、讼，责也”。“天”字条下，罗列了许多古人对“天”的解释，如《荀子·儒效》“至高谓之天”；《庄子·天地》“无焉焉之谓天”；王充《论衡·谈天》“清者焉天”。这些都不是古书的注解，但对我们了解古代的词义同样有很大的帮助。

《经籍纂话》在编排上是按平水韵一百零六韵编次被释的字，查检非常不方便。近年影印本《经籍纂话》的前面附有笔画索引，可以用它来查阅。

《经籍纂话》只收唐以前的训诂文献，资料不全。现在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故训汇纂》已经出版。它引用的典籍从先秦直至晚清，比《经籍纂话》长达一千多年，篇幅大出三四倍。尤其是吸取了现代的学术营养，因而编得更完备，也更便于查检，是提供训诂资料的重要新着。

3. 佩文韵府

清张玉书等编，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成书。这是一部按韵编排的比较大的古代辞书。正集444卷，拾遗112卷。这部书是清朝皇帝康熙决定编纂的，因此能集中大批的人力物力，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完成了。“佩文”就是清朝皇帝的书斋名。

《佩文韵府》主要用元明时代流传的《韵府辜玉》、《五车韵瑞》等书为底本加以修订增补而成。所收词语以两字、三字的为主（也收入了少数四字词语），根据“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分类，按词语末一字归韵。先列单字，略加注音释义，然后列举两字词语、三字词语和四字词语，注明出处，用双行小字列在各条词语之下。例如卷

一上平声一东韵的第一字是“东”字，先略释“东”字音义，然后列举“南东、自东、在东、徂东……涧瀍东、首阳东……宿西食东、有文者东”等词语，共计三百多条。每条之下一般只列出处，不另加解释。

如东韵“东”字下第一个词语“南东”：

南东 [诗]～ ～其敌[李孝先诗]余其归老兮
沂之～ ～[邵宾诗]楚帆连白阻

原书直行，引用时改焉横行。原书用“|”号表示被引词语，引用时改焉“～”号。

各韵每字之下分马“韵藻”和“增”两类。“韵藻”所收词语是《韵府摹玉》、《五车韵瑞》等书原有的，“增”所收词语是《佩文韵府》新增的。实际上“增”的内容往往比“韵藻”还要多，例如“东”字条下，“韵藻”所收词语不到一百条，“增”所收则有二百多条。除“韵藻”和“增”外，每字最后还附有“对语”和“摘句”。如“东”字的对语有“渭北——江东、日下——天东……星桥外——斗柄东”等三十余对；“摘句”有“力障百川东、农作正宜东……象脉豹枕画廊东”等五十多句。这些都是专马当时人们作诗填词时参考袭用的。

《佩文韵府》所收的词语较多，材料比较丰富，对我们今天查阅词语典故的出处有一定的用处，《辞源》、《辞海》没有收入的词语典故，有不少就可以从《佩文韵府》中找到。但当时参加编纂《佩文韵府》的人中专门学者很少，成书又较仓促，引用资料大都是辗转抄袭的，错误很多。在使用时只能凭借它寻找有关资料的线索，对它所引证的材料不可轻易相信，利用时应该寻找原始材料核对。《佩文韵府》引书一般不列篇名，引诗一般不标题目，又增加了核对的困难。例如上引“南东”一例，没有标出“南东其亩”出自《诗经》哪一篇，没有指明李孝先诗和邵宝诗的题目，查找原文核对，也是要费去不少精力的。

《佩文韵府》是根据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分类的，对不熟悉平水韵的人，查检很困难。即使是熟悉平水韵的人，由于每字之下词语次序的安排缺乏严密的规律性，想要找到查检的词语，也是不容易的。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佩文韵府》最后附有一册四角号码索引，把《佩文韵府》所收的全部词语按现在一般词典先取首字、次取第二字的办法编排，另附首字部首索引，查检起来就方便多了。1983年上海书店又据万有文库本影印出版。

4. 十三经索引

叶绍钧(圣陶)编, 1934年开明书店出版, 1957年和1959年中华书局利用原纸型重印。1983年中华书局参考《十三经注疏》做了一些补订工作, 出版了重订本。这是一部专马查检十三经语句出处而编的索引。我国从宋代开始, 就有了“十三经”的名称, 是指《周易》、《尚书》、《毛诗》(即《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十三部“经书”, 它们的内容经常被人所引用。由于十三经卷帙浩繁, 查检语句出处困难很大。这部《十三经索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而编纂的。

这部索引把十三经的每一句话都摘引出来, 按照每句话首字的笔画顺序排列, 首字相同的再按第二字笔画顺序排列, 以下依此类推。每句话之下注明见于十三经何书何处, 使用非常方便。例如, 前面介绍《佩文韵府》时曾引《诗经》“南东其亩”, 但没有注明篇名。我们就可以从《十三经索引》九画“南”字下查到这句话:

南东其敌 诗小谷信 · 左成二3

原书为了节省篇幅, 语句出处都用的是篇目简称。书前附有“篇目

简称表”，从中可以查出“诗小谷信”是指《诗经·小雅·谷风之什·信南山》，“左成二3”是指《左传·成公二年》第三节，也就是说，“南东其亩”这句话见于十三经中以上两处。

[附]《周易引得》等

《十三经索引》只摘錄句子，是一种句的索引，比句的索引更详细的是字的索引，也就是说，一部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做出索引。过去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十三经已经分书编成《周易引得》、《尚书通检》《毛诗引得》等共十三部，除此之外，还编成《荀子引得》、《庄子引得》、《墨子引得》和《杜诗引得》等。这些引得(即索引)都是按字编成索引的。例如上引《诗经》“南东其亩”一句，在《毛诗引得》中就要出现四次，分别在“南”“东”“其”“亩”四字之下。这种引得除可以帮助我们查检词句出处外，对研究古代词义和语法也是很有用处的。

5. 中国人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编印，1921年初版，1940 年第八版。这是一部专门查检我国历史人名的工具书，几十年来流传较广。这部书以“经书”中的重要人名和二十四史中有传的人名马主，参考其他著作出现的人名，共收我国历史人名四万多。从远古神话中的人名开始，直到清代末年的著名人物，不管历史评价如何，一般都加以收錄。每个人名之下先标朝代，次注籍贯，然后简单介绍主要事迹，这对我们初步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确实很方便。例如上文介绍《佩文韵府》举“南东”马例时，曾有李孝先和邵宝的两句诗，这两个人物我们可能比较生疏，就可以利用《中国人名大辞典》查检，不但可以查检到这两个人的时代和大致事迹，而且可以知道他们的主要著作。如果有必要，正可以由这个线索查对《佩文韵府》所收的两句诗是否正确无误。

我国古代同姓名的人很多，如果不注意，常常会出现张冠李戴

的错误。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中就曾把孔子的弟子公孙龙和名家学派的公孙龙误马一人。这方面的问题古人就已经注意到，梁元帝萧绎曾编有《古今同姓名录》，以后历代均有所补充。《中国人名大辞典》在同姓名的人名之下分项介绍人物，可以使我们避免产生这方面的错误。

《中国人名大辞典》是六十多年前编成的，立场观点和对人物的评价都有不少错误。例如，书中对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大都污蔑焉“盗”“贼”，因此，我们在使用时必须特别注意。这部书的另一个缺点是没有注明材料的来源，不能直接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它所介绍的人物事迹是否准确精当，也不易核对。

这部辞典书后附有“四角号码索引”、“姓氏考略”和“异名表”。“姓氏考略”考证姓氏的来源。“异名表”列举一些古代重要人物常用的字、号和论法等，注出原名，共收五千多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子犯”条下，可以查出是春秋晋国狐偃的字。又“少陵”是杜甫号，“荆公”是王安石的封号。

[附]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开明书店编印，1935年出版，1956年中华书局重印。这部索引把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新元史》)里有传记的人名全部收入，按四角号码排列(书后附笔画索引)，每个人名之下标明见于何史书第几卷，并指出在开明书店版二十五史的第几页。在我们想要详细了解一个历史人物的事迹时，这部索引是非常方便的，但只限于二十五史有传记的人，不见于二十五史的人名则不收录。如果我们只想简略了解一个人的时代和大致事迹，则不如查检《中国人名大辞典》简便。

6. 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

姜亮夫编，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是根据作者1937年所编《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补充而成的。我国专门考订古人

生卒年月的著作自清钱大昕《疑年錄》开始，以后不断有人续订。这部书就是综合过去研究成果并加以补充修订而成的。所收人物自孔丘开始(孔丘生年焉公元前551年)，至卒年马公元1919年的人物马止，共收人物约一万二千人。每人列出字号、籍贯、歲数、生年、卒年，并附有“备考”以介绍材料主要来源和存在问题。

考定古人的生卒年月，本是一件非常细致繁琐的工作，本书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补充修订，态度比较严谨，成果比较可信。尤其是列出备考一栏，告诉我们材料的来源，可以使我们找寻到原始材料，不但可以用来核订本书考订的得失，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人物的详细事迹。以书中所收第一条孔丘焉例，从表中可以查出：孔丘，字仲尼，鲁人，73歲，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公元前479年)；“备考”一栏简单指明材料来源于《史记·孔子世家》等，并指出孔丘生年有两说(一马周灵王二十一年，一焉周灵王二十年)，各有何人主张。这焉我们进一步研究孔丘的生卒年月提供了必要的线索。

这部书所收的人物是按生年先后排列的，如果不知道人物的生年，直接从表中查检是比较困难的。书后附有人名笔画索引，人名之下列出他的生年公元，生年不详的列出卒年公元。(生年在公元之后加短横，如897-；卒年在公元之前加短横，如-897。)从笔画索引中查到人物的生年或卒年，就很容易从表中找到所要查检的人物了。

7.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编印，1931年初版。我国从《汉书》开始，历代史书都有地理志，焉我国地理沿革积累了无数宝贵的资料。历代也有许多研究地理沿革的专著，如顾祖禹《读史方兴纪要》，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或是只列郡县设置情况，或是专门研究疆域沿革变化，对我们查检古代地名，并不方便。《中国古今

地名大辞典》是专高查检地名编纂的一部工具书,共收古今地名约四万条,每一地名扼要指出它的地理位置和大致沿革,对我们初步了解古地名的基本情况,比较方便有用。

古今地名的变化很大,在查检地名时,对古有今无的地名,由于地名生疏,一般都会主动利用工具书查检的。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所指并不相同的地名,由于地名熟悉,往往容易被忽略,以致产生错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把地名古今的变化分项列举出来,对我们帮助很大。例如“南京”条下就分项列举历代南京所指内容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南京在唐代一度指四川成都,在宋代指河南商丘,到明代才指现在的南京(清和民国初年称江宁)。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编成距今已五十多年,它所说的“今”,往往和今天的地名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最好是和现在新出版的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配合使用。

8. 两千年中西曆对照表

薛仲三、欧阳颐编。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我国古代以阴曆计算年月,读古书遇到所记的年月日时,往往需要推算成阳曆的年月日。推算阴阳曆日期的专著有陈垣《中西回史日曆》和《二十史朔闰表》,但都比较专门,推算方法也比较复杂。《两千年中西曆对照表》则编排比较简明,使用也比较方便,是用来推算阴曆和阳曆日期的常用工具书。

这部书所收日期自公元元年(漢平帝元始元年)起到公元2000年止,以阴曆焉纲,阴曆一年列一表,写明帝王年号和公元年序,表左直列阴曆月序,表上横列阴曆日序,表中排列阳曆月日,排列方法和现在通行的月曆相似。阴曆每月一横行,每日一直行,月序横行和日序直行的相交点就是阳曆的月日。例如,我们读韩愈《柳子厚墓誌銘》,其中说到“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由这句话就可以推算出柳宗元死去的公元和日期。先从书中所附

“历代年号”中查出唐元和元年是公元806年，则元和十四年就应该是公元819年，再从正表中找到这一年的对照表，表的左侧写明“元和十四年，己亥，819—20”。下面截取该表中的一小部分(左下角)，以柳宗元的卒年高例帮助它的用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0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N	12	3	4	5	6		
1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1	2	3	4	5	
12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	1		2	3	4	

我们已知柳宗元是这年阴曆十一月初八日死去的，先取表左阴曆月序11向右横数，再取表上阴曆日序8向下直数，表左阴曆十一月横行和表上初八日直行的相交点是表中的阳曆28日，再由二十八日向前倒数确定阳曆月数，遇到粗体字 N，即阳曆十一月。（表中阳曆月份用粗体字排在每月一日之前，如1, 21。由于10, 11, 12三个月是两位数，不好排，改用英语这三个月的第一字母O、N、D表示。）这样，我们就推算出柳宗元是在公元819年11月28 日死去的。由阳曆推算阴曆的道理相同。例如，想知道公元820年元旦是阴曆哪一天，就先从表中找到1月1 日；和这一天同横行的是12, 即阴曆十二月；和这一天同直行的也是12, 即阴曆十二月，由此可知公元820年1月1 日是阴曆己亥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部书的每一个表还附有供推算干支和星期的数字，可以用来推算每一天的干支和星期，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9. 四库全书总目

清纪昀主编，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这部书是清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的书目和提要。《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开始编纂，集中了大批的人力和物力，用了

十年左右的时间才纂修成功。这是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基本包括了乾隆以前属于四部范围以内的我国古代重要著作。在编纂的过程中,对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和只抄存书目的图书都曾编写了内容提要,放在书前。后来,又把这些内容提要分类编排,单独汇集成书,成焉这部《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共200卷,共收书目10254种,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3461种,存目的6793种。每一种都做了提要,介绍作者和著作的大致内容,对著作的优缺点以及历代流传的情况也都做出简要的帮助。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频,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每大类和小类之前都有小序,帮助这一类著作的源流以及所以分出这一类的理由,每类之后附有“存目”,即没有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目,存目除介绍内容和作者等等以外,还帮助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原因,大都是因焉著作本身价值不高,但也有一些是因焉和当时的封建正统思想有抵牾才没有被收入的。至于当时认焉没有资格归入“经、史、子、集”四部的书,如宋元以来大量的戏曲小说,就连“存目”的资格也没有了。(原书小类中有“小说家”一类,内容和今天所说的小说不同。)原书的分类办法很不便于查检,1965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后面附有书名和作者索引,查检起来就方便多了。

这部书编写比较认真,态度比较谨严,是一部内容充实、较有系统的古代书目工具书,对我们了解乾隆以前古书的大致内容和源流,很有帮助。但是对书籍所做的评价,编者则是完全站在当时统治者的立场上的。例如,明李贽《藏书》曾经抨击过封建正统思想,《四库全书总目》就把它放在“存目”一类,并且这样评价:“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焉罪不容诛。其书可燬,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牘。……特存其目,以深暴其

罪焉。”从这一段评论正可以充分看出编者是怎样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

《四库全书总目》完成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又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除存目全部未收录外，对提要本身也做了不少删节。由于简明扼要，更便于一般人使用。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面附有书名和作者索引，更便于查检。

词义分析举例

(三)引申义分析例(上)

报 北 被 布 裁 长 采 承 诚 错 达 当 道 豆
都 发 封 奉 复 概 干 顾 官 果 好 和 机 即
极 间 将 脚 节 介 金 居 举 绝 狂 理 立 利
流 廉 慢 明

【报】

“报”字从李(niè, 犯罪), 从及(fù, 服罪), 本义是断狱, 判决罪人。《韩非子·五蠹》:“~而罪之。”

假借焉报答。特指受了别人的东西以后, 还送给他东西以焉回答。《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 ~之以琼琚。”(琼:玉之美者。琚jū: 佩玉。)引申指回报别人的恩惠或仇恨, 即报恩或报仇。《左传·成公三年》:“无怨无德, 不知所~。”《论语·惠问》:“以直~怨, 以德~德。”《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必有以重~母。”又引申马天对人的善恶的回报(迷信)。《荀子·宥坐》:“焉善者天~之以福, 马不善者天~之以祸。”今有双音词“~应”。

由报答又引申焉回报, 告诉。《战国策·齐策四》:“庙成, 还~

孟营君曰。”司马迁《报任安书》：“使有来～。”由回报再引申马给回信，答复。司马迁《报任安书》：“阙然久不～，幸勿马过。”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故署上～。”

【北】

“北”本是个象形字。甲骨文作，金文作，象背对着背的两个人。《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二人相背”就是二人相背离，所以北又引申焉分别的意思。《尚书·舜典》：“分～三苗。”郑注：“犹别也。”集传：“北，犹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窜徙之，使分背而去也。”“分背”也就是“分别”的意思。

又引申焉背弃、背叛的意思。《战国策·齐策六》：“食人炊骨，士无反～之心。”“反北”就是“反背”。

由背离又引申马败北、逃跑的意思。《左传·桓公九年》：“以战而～。”《韩非子·五蠹》：“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又用作名词，指逃跑者。贾谊《过秦论上》：“追亡逐～。”《汉书·高帝纪》：“沛公项羽追～。”

假借焉方位名词。北方。《列子·汤问》：“惩山～之塞、出入之迂也。”又：“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也可用作动词，向北。《吕氏春秋·孟春纪》：“獭祭鱼，候雁～。”

【被】

《说文》：“被，寝衣，长一身有半。”“寝衣”就是被子。《楚辞·招魂》：“翡翠珠～。”被子是加盖在身上的，所以用作动词就有覆盖的意义。《楚辞·招魂》：“皋兰～径兮斯路渐。”又马披在身上或穿在身上。《孟子·尽心下》：“及其马天子也，～衿(zhěn)衣。”（衿衣：麻布单衣。）屈原《国殇》：“操吴戈兮～犀甲。”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披”，读pī。

被的加盖义又引申焉施加、施及。《尚书·禹贡》：“西～于流沙。”又《尧典》：“光～四表。”这个施加的意义进一步引申马蒙受，遭受。《孟子·离娄上》：“而民不～其泽。”贾谊《论积贮疏》：“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之矣。”又焉使蒙受。《楚辞·哀郢》：“～以不慈之偶名。”这种蒙受意义的“被”字放在另一及物动词前就表示被动。这在战国末期就产生了。《韩非子·五蠹》：“今兄弟～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随仇者，贞也。”这种“被”字的语法作用及其发展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专门介绍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布】

布的本义只指麻布。古代布帛并称，丝织品称帛，麻织品称布。《孟子·许行》：“～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后来引申焉用棉、麻等织成的织物的通称。〔布衣〕指庶人、平民。《战国策·魏策四》：“大王曾闻～衣之怒乎？”《史记·李斯列传》：“夫斯乃上蔡～衣，间巷之黔首。”后代又以“布衣”指称未中功名的士人。杜甫《赴奉先县咏怀》诗：“杜陵有～衣，老大意转拙。”

在没有货币的时代，古人以物易物，又以布焉交换的媒介。《诗经·卫风·氓》：“抱～贸丝。”后来货币也因此称布。《周礼·天官·外府》：“外府掌邦～之入出。”《汉书·食货志下》：“（王莽作）大～、次～、弟～、壮～、中～、差～、厚～、幼～、幺～、小～。小～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一百。自小～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焉其～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马～货十品。”

布是可以铺开的，所以它又引申出陈列、展开的意义。《战国策·秦策二》：“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席。”《文心雕龙·镕裁》：“然后舒华～实。”这个意义在近代又写作“布”。漠字简化后，仍写作“布”。又焉陈述。《国语·晋语四》：“敢私～于吏？唯君图之！”

由此又引申出公布、宣布的意义。《汉书·高帝纪》：“～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裁】

裁字从衣，本义是裁衣。《古诗马焦仲卿妻作》：“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衣。”杜甫《白丝行》：“～缝灭尽针几迹。”词义扩大，用于别的事物，是“剪裁，删减”的意思。《汉书·食货志上》：“而～其贾以招民。”《后汉书·郑玄传论》：“删～繁燕。”《文心雕龙·铨裁》：“剪裁浮词谓之～。”今有熟语“～员”、“～军”。又引申焉裁断，判决。《战国策·秦策一》：“臣愿悉言所闻，大王～其罪。”又焉制裁，制服。贾谊《惜誓》：“马楼蚁之所～。”〔自裁〕表示自杀。司马迁《报任安书》：“不能引决自～。”《汉书·贾谊传》：“跪而自～。”

裁字还有“衡量，识别”的意思，这也是剪裁的意义引申来的，例如《淮南子·主术训》：“取民，则不～其力。”《新唐书·韦陟传》：“陟于鉴～尤长。”又用作名词，是体制、风格的意思。张衡《西京赋》：“取殊～于八都。”《北齐书·李义深传》：“幼有风～。”双音词有“体～”。

裁又假借为“才(纔)”，仅仅的意思。《汉书·功臣表》：“～什二三。”

【长】

长，甲骨文作乔，象人披着长头髮。表示长短的长。《诗经·秦风·蒹葭》：“道阻且～。”引申焉时间久远。《老子》七章：“天～地久。”用作状语，即有“长远地、经常地”的意思。《庄子·秋水》：“吾～见笑于大方之家。”白居易《南山路有感》诗：“万里路～在，六年今始归。”用作动词，则引申焉“擅长”的意思。《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管子·乐广传》：“论人，先称其所～。”用作名

词,指“长处”、“优点”。《战国策·齐策三》:“诵足下之~。”

长字又读 zhǎng, 由长远的“长”引申焉滋生、滋长。《孟子·公孙丑上》:“予助苗~矣。”用作使动,有“养育”的意思。《诗经·小雅·蓼莪》:“~我育我。”再引申焉人的成长、成年。《论语·意问》:“幼而不孙弟,~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焉贼。”(孙:逊。弟:悌。)又引申焉年纪大的或辈分高的。与“幼”相对。《论语·子路从而后》:“~幼之节,不可废也。”《管子·五辅》:“养~老,慈幼孤。”用于抽象的意义引申焉崇尚、推崇。《汉书·杜钦传》:“废奢~俭。”又官长、首长的意义也是由长幼的长引申来的。《尚书·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五长:衆官之长。)《吕氏春秋·谕大》:“万夫之~。”又特指小县的长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瑜观术终无所成,求焉居巢~。”

长又旧读 zhàng, 剩余的意思。“长物”常连用,指多余的东西。《世说新语·别无长物》:“(王恭)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物。’”白居易《无长物》诗:“只缘无~物,始得作闲人。”

【采】

“采”的本义是用手采摘植物的叶、茎。《诗经》有“~桑”、“~葛”、“~艾”、“~葑”、“~苦”等。

引申焉采取、采集,用于较抽象的意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汉书·艺文志》:“古有~诗之官。”上述意义的“采”后来写作“采”,现在又简化焉“采”。

依段玉裁等人的意见,“五采”、“文采”的“采”也是由采取引申而来。“木成文,人所取也。此采焉“五采”字,而毛诗屡言‘采采’与?”“采采”,“谓可采者衆也。凡文采之义本此”(《说文》六篇上“采”字段注)。《尚书·益稷》:“以五~彰施于五色。”蔡传:“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荀子·王制》:“使雕琢文~不敢专造于家。”又用

于较抽象的意义,指文章的“文采”。《荀子·赋篇》:“此夫文而不~者与?”《文心雕龙·情采》:“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而何?”这一意义的“采”,后来写作“彩”。

由采取还引申焉名词。“采(cài)地”。《公羊传·襄公十五年》注:“所谓~者,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取其租税耳。字亦作案。”《汉书·王莽传》:“以武功县焉安漠公~地。”

【承】

承,甲骨作内,金文作人,本义是双手捧着。《尚书·顾命》:“太保~介圭。”(介圭:大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饮而进献。”(承饮:等于说捧着酒杯。)引申焉双手接受。《周易·归妹》:“女~筐无实。”用于抽象的意义,多表示在下者接受在上者的命令、恩惠等。《左传·成公十年》:“~寡君之命以请。”贾谊《吊屈原赋》:“恭~嘉惠兮,俟罪长沙。”又焉承受、承担。《礼记·孔子间居》:“弟子敢不~乎?”〔承乏〕意思是暂时承担无适当人选的职务。这是旧时在任官吏常用的谦词。《左传·宰之战》:“敢告不敏,摄官~乏。”《旧唐书·百官志》:“殿中~乏。”

由承受义又引申出继承、继续的意义。《国语·管语三》:“虢射焉右以~公。”《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孤~父兄余业。”

承又假借为“丞”,辅助的意思。《左传·哀公十八年》:“楚右司马子回使帅师而行,请~。”

【诚】

“诚”的本义是心意真诚。《周易·干卦》:“修辞立其~。”《后汉书·马援传》:“开心见~,无所隐伏。”由真诚引申焉忠实。《管子·乘马》:“是故非~贾不得食于贾,非~工不得食于工,非~农不得食于农。”所谓“诚贾”、“诚工”、“诚农”的“诚”,都是指对国家忠实

的意思。由忠实又引申马说到做到的意思，常常“诚必”连用。《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必用贤。”《淮南子·兵略训》：“将不～必，则卒不勇敢。”贾谊《新书·道术》：“伏羲～必谓之节，反节马罢。”又：“志操精果谓之～。”

又引申焉副词，果真，的确。《史记·留侯世家》：“沛公～欲倍项羽邪？”由此义再引申焉表假设的意思。假如真的。《史记·高祖本纪》：“～如父言，不敢忘德。”《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

【错】

“错”的本义是镶嵌。《汉书·王莽传》：“～刀以黄金～其文。”在身体上刻画也叫“错”。《史记·赵世家》：“翦髮文身，～臂左衽。”索隐：“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引申马交错。《诗经·周南·汉广》：“翘翘～新。”又引申焉交互、更迭。《礼记·中庸》：“譬如四时之～行。”从交错又引申马抵牾、不合。《汉书·五行志上》：“刘向治穀梁春秋，與仲舒～。”又引申焉差错、错误。杜甫《释闷》诗：“江边老翁～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错误”的意义出现得较晚，大约是在六朝。

“错”字又有磨石(用以磨玉、磨刀的石头)的意义。《诗经·小雅·鹤鸣》：“他山之石，可以焉～。”这和表“镶嵌”义的“错”应该认焉是两个词，只是用同一个漠字来表达罢了。有人认马这个意义的“错”是“厝”字的假借，其实“厝”字比“错”出现得晚，是马了区别“错”的“磨石”义而造的一个字。

“错”字假借焉“措”。“措”有放置、施行、废弃等意义，因而“错”也有这些意义。《论语·颜渊》：“举直～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放置”义。《周易·序卦》：“礼义有所～。”这是“施行”义。《史记·周本纪》：“刑～四十余年。”这是“弃置不用”之义。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58135014061006107>